

ZIBELIN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JOURNAL OF ROCK ART (JRA)

DOI: <http://doi.org/10.65098/jra.01.2023.69.78>

E-ISSN: 2976-2421 (Online)

CODEN: JRAOCQ



## REVIEW ARTICLE

### 岩画、区域性和民族志：南部非洲岩画的变化

吉尔拉恩·劳厄 (Ghilraen Laue)<sup>1</sup>著, 骆霞<sup>2</sup>译, 肖波<sup>3</sup>校<sup>1</sup>夸祖鲁—纳塔尔博物馆, 彼得马里茨堡 3200, 南非<sup>2</sup>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南宁 530028, 中国<sup>3</sup>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南宁 530028, 中国

\*通讯作者邮箱: glau@nmsa.org.za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CC BY 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 ARTICLE DETAILS

###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13 February 2023

Accepted 16 April 2023

Available online 19 May 2023

## ABSTRACT

区域差异性和风格界限的确定一直是岩画研究者长期以来感兴趣的话题。然而, 对支撑区域性和区域差异性概念的社会进程的理解一直很难。本文通过对学习、领地行为和交流网络有关的桑人民族志材料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确定岩画区产生的可能过程。3个空间上不同的岩画区——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 (Groot Winterhoek Mountains) (南非东开普省) (Eastern Cape, South Africa)、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Maloti-Drakensberg) (南非和莱索托) (Lesotho and South Africa) 和赛德伯格 (Cederberg) (南非西开普省)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作为一个案例进行了研究。根据民族志材料, 对社会进程如何解释相距甚远的岩画群之间在图案选择和图像制作方面的异同提出了建议。如格罗特温特霍克和赛德伯格的岩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而这两个地区的岩画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岩画又存在着相应的差异性。根据民族志材料, 实践社群的概念显示了可能存在的远距离信息交流机制, 这有助于解释某些地区的相似性和其他地区的差异性。

## 1. 前言

直到20世纪70年代, 区域差异性还是非洲南部的桑人 (San, 即布须曼人——译者注) 狩猎者—采集者1 (hunter-gatherer) 在岩石2艺术 (“岩石艺术”即岩画, 下文均按岩画翻译——译者注) 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焦点 (如Burkitt, 1928; Van Riet Lowe, 1952; Rudner和Rudner, 1970)。意识到这类岩画在本质上具有宗教性质, 促使从帕特里夏·文尼科姆 (Patricia Vinnicombe) (1976) 和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 (David Lewis—Williams) (1981) 开始的研究人员, 注重查询民族志记录, 以获取有关桑人仪式和信仰的信息。这项工作使南部非洲的岩画成为世界上最容易理解的岩画之一。这种向解释性方法的转变意味着基于旧文化历史方法的许多关于区域性的隐性假设仍然存在。研究强调了在整个大陆的岩画中, 信仰是如何以不同方式来表达的 (例如, Challis, 2012; Mguni, 2015)。然而, 考虑到岩画的区域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对岩画制作者的影响, 而且这是一个尚未开发但正在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 (Laue, 1999, 2019; Hampson et al., 2002, 2015; Nhamo, 2012; Ndlovu, 2013)。所以在本文中, 我将目光从桑人的宇宙观方面转向桑人的民族志方面, 这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我们在次大陆的岩画中看到了相似性和区域差异性。

次大陆许多地方发现的岩画缺乏与桑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历史材料和民族志材料。这种缺失导致岩画研究者转向19世纪由威廉·布莱克 (Wilhelm Bleek) 和劳埃德 (Lucy Lloyd) 对卡鲁北部 (the northern Karoo) 的哈姆桑人 (ǀxam San, 桑人的一个分支, 现已灭绝——译者注) 进行的记录 (例如, Bleek和Lloyd, 1911; Digital Bleek和Lloyd n.d), 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起, 来自卡拉哈里 (Kalahari) 的各种描述 (例如Lee, 1968; Katz, 1982; Marshall, 1999)。尽管有一些担忧 (如Solomon, 2011: 113), 但整个次大陆信仰的相似性表明存在着一个“泛桑人认知系统”

(McCall, 1970: 18; Lewis—Williams, 1984: 227)。这些相似之处延伸到桑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领地组织、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 都是“跨越经济、文化、语言和‘种族’界限”而共享的 (Barnard, 1992: 3)。这些特征的普遍性以及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的研究表明, 整个次大陆的手工艺品制造具有广泛的相似性 (Deacon, 1984; Lombard et al., 2012), 表明这些共性也可以追溯到过去。世界观的广泛相似性的证据和民族志方法的成功运用意味着, 尽管不是没有问题, 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获得的桑人民族志信息, 可以作为了解次大陆其他地区过去生活方式的来源。

我选择了调查桑人民族志<sup>3</sup>记录中, 与学习、领地行为和民族与思想的运动有关的领域。通过对这些方面进行仔细考虑,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整体的互动和信息交流, 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到岩画的诞生。通过比较研究, 我研究了这种历史学和民族志的证据, 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南部非洲岩画的区域相似性和差异性。

## 2. 学习

在任何关于地区差异性的调查中, 学习产生的社会机制和背景框架都值得考虑。通过学习绘画和参与这项活动, 画家将成为实践社群的一员 (Lave和Wenger, 1991; Wenger, 1998)。学习者将参与到更大的“积极参与社会群体的实践以及与这些社群相关的身份构建过程中去” (Wenger, 1998: 4, 原文为斜体字)。学习影响着一个人如何欣赏世界上重要的事物, 如何进行某些活动, 一项活动与社会的相关性最终决定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中的自己 (Wenger, 1998: 5)。通过了解文化传播的可能途径, 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辨别出可能会对从事狩猎—采集的图像制作者过去所描绘的图案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

遗憾的是, 没有关于石器时代晚期直接的民族志证据, 来描绘图像制

### Quick Response Code



### Access this article online

#### Website

<https://volksonpress.com/journal/jra/>

#### DOI:

[10.65098/jra.01.2023.69.78](https://doi.org/10.65098/jra.01.2023.69.78)

作的学习和学徒过程。对桑人绘画为数不多的认识之一，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莱索托的巴普提人 (Baputhi) 马波特 (Mapote)。19世纪末，他在避难所里和桑人一起学习绘画。他描述了“真正的”桑人是如何在洞穴的一侧作画的，而他和他的半桑人兄弟 (他父亲的桑人妻子的儿子) 在另一侧作画 (How, 1962: 33)。从马波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绘画制作过程。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不一定是画家 (同一个实践社群)，但也参与了颜料的制备工作 (How, 1962: 34)，这表明次等的实践社群会影响到图像最终绘制结果。许多关于颜料的配方中可能有关于所使用颜料的记录，但不幸的是，这些几乎都是第二或第三手资料，而且没有讨论颜料的制作过程 (参见Rudner, 1982, 了解颜料和颜料制作相关的文献综述)。

在缺乏关于个人如何获得绘画技能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我调查了在有民族志记载的桑人社会中关于学习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关于Ju'hoan<sup>4</sup>人的叙述 (见图1)。这些族群不制作岩画，并且有关措迪洛山 (the Tsodilo Hills) 上的图像对其而言所具有的有意义的信息很少，而这是他们附近地区唯一的岩画 (Campbell et al., 1994: 155)。尽管如此，研究仍令人信服地指出，卡拉哈里人的信仰与更南边的桑人族群的信仰有显著的重叠 (Lewis—William和Biesele, 1978; Lewis—Williams, 1992)。

有迹象表明，并非特定社群的所有桑人都是图像制作者。斯托 (Stow) (1905: 200, 230) 指出，图像制作是由特定的人完成的。画作的主题指向了宗教仪式、实践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是仪式专家或萨满<sup>5</sup>的领域 (Lewis—Williams, 1995: 145)。绘画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传达精神世界的愿景。因此，在图像中使用隐喻可以帮助新手萨满为进入出神状态作好准备，并将有时令人恐惧的经历减少到可控的范围内 (Lewis—Williams和Loubser, 1986: 280; Lewis—Williams, 1988: 142)。画家们很可能本身就是萨满 (Lewis—Williams, 2019: 96—98)。甚至有可能，除了“雨之萨满”和“游戏之萨满”外，另一个重叠的类别“颜料之萨满”也被认可 (Lewis—Williams, 2019: 97)。因此，我专注于仪式专家如何获得进入出神状态和治疗的能力。

从民族志角度观察，桑人社会的核心仪式是出神或治疗性舞蹈 (Lee, 1968; Marshall, 1969)。随着舞蹈的加强，仪式专家们的精神能量被激活，他们进入一种出神状态，从而与精神世界有了联系 (Katz, 1982: 34—36)。通过这种舞蹈，许多有抱负的治疗师 (即“萨满”) 学会了如何进入出神状态 (Katz, 1976, 1982; 也见于Lee, 1968; Marshall, 1969)。与桑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儿童并没有与成人世界分开 (Draper, 1976)。整个村庄，包括小孩子都会这种舞蹈 (Katz, 1976: 286; Marshall, 1999: 50)。因此，出神是正常社交的一部分。而大多数Ju'hoan人，即使他们从未学习过如何进入出神状态，也能描述出出神的感觉 (Katz, 1976: 289—290)。儿童从观察和参与中学习这种舞蹈，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指导 (Marshall, 1999: 50; Lee, 1968: 46)，但只有在成年后，真正的训练和进入出神状态的尝试通常才会开始 (Lee, 1968: 47)。

尽管诱导出神状态很困难，很可怕，有时甚至很痛苦 (Lee, 1968: 49; Katz, 1976: 290)，但几乎所有的年轻Ju'hoan男子都渴望成为萨满 (Lee, 1968: 46; Katz, 1976: 289)。成为“萨满”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在Ju'hoan社会中，大约一半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sup>6</sup>都在学习如何进入出神状态 (Katz, 1976: 285; 也见于Lee, 1968: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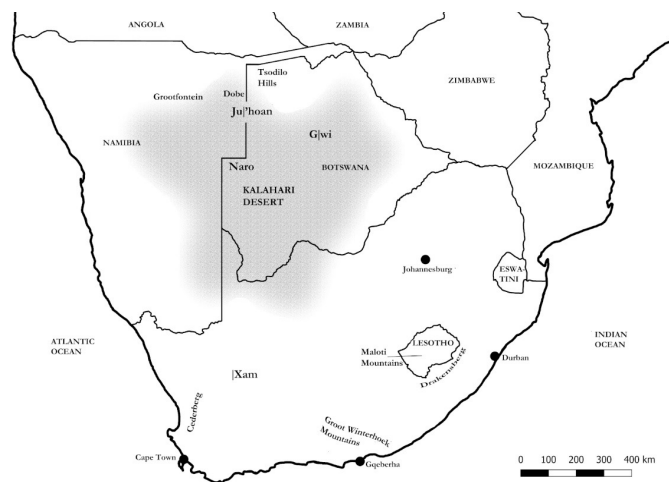


图1: 讨论的有民族志记载的桑人族群的位置，以及文中提到的地方

那些想要学习如何达到出神状态的人，会向有经验的萨满寻求帮助 (Katz, 1982: 118—140)。在跳舞过程中，新手会抱着长辈的腰部，通常会在3到5个晚上的舞蹈中提供帮助。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手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进入出神状态 (Silberbauer, 1965: 99)。同样，当获得造雨技能时，这是一项属于“萨满”的活动，新手要经历一个学徒期，他们要协助造雨者 (Hewitt, 2008: 214)。学习是经验性的而不是教学性的 (Lee, 1968: 51; Katz, 1976: 294)。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手萨满”通过实践，从“观察性的”转变为“实践文化” (见于Lave和Wenger, 1991: 94—95关于这些术语的讨论)。一个人观看舞蹈并以新手的身分参与其中，一旦他开始学习，就会通过参与舞蹈来进入出神状态，并成为该实践社群的一部分。仪式专家可以与他人自由地分享他们的出神经验。虽然长者帮助学生进入出神状态，但精神世界的幻象和体验都是学生自己的，并且一些怪异的见解也被接受 (Biesele, 1978: 937—938)。在讲故事和宗教启示的叙述中都可以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子 (Biesele, 1978: 937; Guenther, 1979: 106; 2006: 252)。

当新的“萨满”能够进入出神状态时，他们也“获得”了后来被固定在岩壁上的图像 (Lewis—Williams, 1994: 279—281; 1995: 149)，但他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绘画。显然缺乏初学者的绘画尝试的任何痕迹，这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 (例如Rudner和Rudner, 1970)。有一种解释可能是学徒制，年轻的学习者先帮助完成简单的任务，诸如混合颜料，然后到填充图像，最后完成更复杂的轮廓绘画任务，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工作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坊中，学徒们会学习按照他们师傅的风格进行作画，以至于有时很难分辨出是谁画的作品 (Koestler—Grack, 2005: 34)。先前的图像制作实践 (以及岩石上已有的图像) 也会影响绘画的最终外观，从而使同一区域的画作具有类似的“外观”。虽然学习图像制作的实践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但这种学习是在社群的世界观中进行的，这也有助于某个地区的岩画的相似性。

这些岩画可能与讲故事有着相似的目的：这是一种将出神经历传递给他人的手段 (Lewis—Williams, 2019: 77—79)。人们在出神中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所期望看到的东西。看到岩画图像会让“萨满”对出神体验有更多的了解和期待；这些可能会成为他们自身练习项目的一部分。因此，在出神的幻觉和岩画图像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反馈回路 (Lewis—Williams, 1995: 145)。通过这种方式，出神舞蹈和绘画将“作为……灌输集体认同感的机制” (Guenther, 1999: 196)。独特的图像 (Dowson 1988) 以及特定区域的图像 (如Hollmann, 2005)，都可能指向个人的宗教启示。特殊区域的图像可能在某一特定地区特别有影响力，并在该实践社群内传播。

### 3. 领地行为

对桑人如何看待领地的调查可以深入了解人的流动，从而了解思想在景观中的流动以及如何看待边界的问题。乔治·斯托 (George Stow, 1905) 和艾萨克·沙帕拉 (Isaac Schapera, 1930)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著作中，根据历史、传教士和早期旅行者的报告，提供了一些关于桑人社会组织的稀缺信息。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和殖民者并不普遍理解这一点，但桑人并不是没有方向的游牧民族，而是与这个地方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些曾经强大的布须曼 (Bushmen) 部落的孤立幸存者们在顽强地坚守在他们古老的洞穴里，令人惊讶。他们宁愿在悲惨的生活中度过一生，只要能留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而不是跟随他们的种族迁徙到很远的地方，这将迫使这些不幸的被驱逐者们永远抛弃他们，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 (Stow, 1905: 228)。

沙帕拉 (1930) 写道，每个狩猎队的成员都生活在一起，通过通婚、贸易和访问进行的互动是日常而频繁的。每个部落都控制着一个有限的狩猎地，通常是在一个水坑周围，其范围由自然地标界定。沙帕拉 (1930: 78) 提到了这些狩猎领地的大小。在纳米比亚 (Namibia) 的大泉源 (Grootfontein) 地区，面积估计有700平方公里，他觉得这有点夸张。其他民族志资料表明，当时的领地可能没有这么大。

迪肯 (Deacon, 1986) 根据布莱克和劳埃德档案中未发表的资料，确定了19世纪70年代生活在北开普省的3个不同的哈姆桑人族群：平地布须曼人，草地布须曼人和山地布须曼人。在19世纪，这些族群占据的面积虽然不到600平方公里，但其中至少有3个可靠的水坑 (Deacon, 1986: 152)。有证据表明，尽管这些族群的成员旅行了很远，但他们认为是家的地方都在一天的步行范围内 (Deacon, 1986: 152—153)。哈姆桑人教师们详细介绍了这些族群的物质文化和实践之间的差异 (Deacon, 1986: 151; Deacon, 1996)。其中包括所穿兽皮的种类，食用獬的情况 (据说有一个族群吃獬，另一个族群不吃)。鸵鸟蛋壳珠子 (一个族群制作，而另一个族群不制作) 和箭头的差异 (Deacon, 1986: 151; Deacon, 1996: 257, 259)。也有证据表明，这些族群的成员之间进

行了通婚，这表明他们之间的边界是不固定的，具有流动性和互动性 (Deacon, 1986:151)。尽管如此，他们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族群认识并尊重相同的药师 (Deacon, 1986: 153)。此外，这三个地区的岩画的内容和风格是相似的 (Deacon, 1986: 153)。这种一致性表明，“信仰比技术更持久” (Deacon, 1996: 247)。

不久前，卡拉哈里沙漠的Ju'hoan族群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时，几乎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生存区域的边界得到了承认，但这些边界是模糊的、不设防的并且高度灵活的 (Lee, 1965: 136, 1972: 130, 1979: 351)。人群是不断迁徙流动的，每个家庭都独立行动。在Ju'hoan人中，一个核心区域而非一个家庭或族群的成员构成了一个部落 (Yellen and Harpending, 1972: 246)。术语“群体”一词指的是使用一个区域的松散的家庭集合，但单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与该区域的边界相符 (Yellen and Harpending, 1972: 246; Sampson, 1988: 17)。尤其是年轻男子，会长途跋涉去拜访和寻找结婚对象。考古证据表明，卡拉哈里地区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的土地利用模式与民族学上观察到的土地利用模式非常相似 (Yellen and Harpending, 1972: 250)。似乎有两种类型的边界、空间和社会，而不同族群在空间中的行为方式与其领地的文化概念并不相同 (Lee, 1972: 126)。

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拥有”的水坑形成了领地的中心 (Lee, 1972: 129)，图2绘制了多贝地区的9个领地 (Lee, 1965: 134)。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这一民族志被记录下来时，这9个地区有15个独立的营地。所有族群都能获得永久性水源，但有些族群会共用水源。当两个或多个营地之间有密切的亲属关系时，就会出现两个或更多营地共享领地的情况。在多贝地区，两个部落的首领是兄妹，而在!goše, 4个营地的首领则是同一位女性的后裔 (Lee, 1965: 136)。同样地，格维人 (G!wi) 承认的领地“所有者”，是最初定居在此的人的后代。“所有者”是游客首先问候并请求允许留下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部落的其他成员没有发言权 (Silberbauer, 1965: 71)。

卡西丹 (Cashdan, 1983) 的研究考虑了资源的可用性，以及这可能对卡拉哈里地区的桑人族群领地产生何种影响。领地是对一个地区的控制，和对一种或多种资源使用的限制 (卡西丹, 1983: 47)。桑人利用社会边界而非土地的外缘进行防御。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控制进入领地本身，而是对有权进入该区域的社会群体进行控制 (卡西丹, 1983: 49)。桑人有双边的领地继承权，主要归属于个人所决定居住的领地，但这可能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发生变化。因此，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并不罕见，因为人们通常有权进入多个领地 (卡西丹, 1983: 53)。自然特征限制了领地的边界。

在卡拉哈里，民族志证据表明，在资源匮乏的地区，领地面积会增加 (卡西丹, 1983)。如果这种模式适用于次大陆不同地区以及更久远时代的桑人社会，我们可能会看到，资源较多地区的领地面积会更小。目前使用同位素分析的研究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Sealy, 2006; Sealy and Pfeiffer, 2000)。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相距不到14公里的两个族群，显示出非常不同的同位素特征，其中一个表明他们的饮食富含海洋食物，而另一个则表明他们的饮食多为陆地食物。据推测，如此明显的饮食差异表明，这些群体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Sealy, 2006; Sealy and Pfeiffer, 2000)。然而，岩画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在次大陆大片地区的狩猎采集岩画中，类似的图像和描绘方式表明了跨地区的知识交流。这可能意味着地域行为较少，也可能表明思想的共享与食物资源共享的动力不同。但由于这些图像的年代测定很复杂，所以很少能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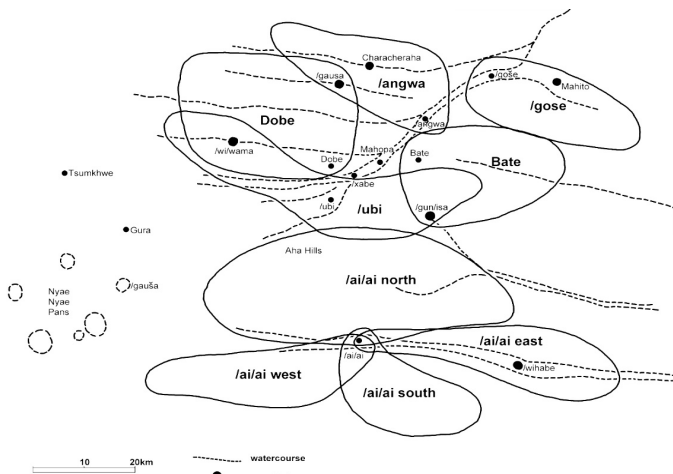


图2：卡拉哈里的多贝地区由15个族群共享9个领地 (根据Lee 1965: 135)

得直接年代 (参见Bonneau et al., 2011; Bonneau et al., 2016; Bonneau et al., 2017)。这种大范围的模糊可能是由于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相似性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可能是由于，正如迪肯 (1986, 1996) 所研究的族群一样，饮食习惯的差异并没有阻止互动，包括通婚。

从民族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互动的水平影响着思想的传播。共同的潜在亲属关系结构往往出现在属于同一语言的族群中 (Barnard, 1988: 32)。格维人与Ju'hoan人有很大不同，而纳罗人 (Naro) 则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因为，虽然纳罗人在语言上与格维人更相似，但他们与Ju'hoan人有长期的接触历史 (Barnard, 2007: 109)，因此，他们的思想是共享的。流动的边界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人员流动表明，不同的岩画区之间不太可能存在硬性边界。这种差异性更可能是由于信息交流的程度和强度，而不是有意识地决定在不同的区域做出不同的图像。

#### 4. 交换网络和人口流动

哈若 (Hxaro) 和类似的礼物交换行为是另一种在广大地区进行信息交流的途径。威斯纳 (Wiessner, 1977) 记录了哈若的做法，这是一种地区性的延迟交换礼物的制度，以降低Ju'hoan人的风险。哈若交易所不是一对一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以连锁的方式运行 (威斯纳, 1977: 188)。这些哈若链可以延伸数百公里 (威斯纳, 1986: 109)，并通过哈若伙伴的访问鼓励人口流动，有时距离可达200公里 (威斯纳, 1986: 107—108, 2002: 421)。

交换伙伴关系也让年轻男性可以四处旅行并寻找配偶，年轻男子结婚后需要完成新娘服务。这些年轻人会去和新娘的家人一起生活，有时长达十年之久 (Marshall, 1959; 威斯纳, 2002: 418)。还有证据表明，南部的桑人族群哈姆桑人的神话和故事中有新娘服务 (Lewis—Williams, 2015: 84, 2018: 145; Thorp, 2015: 167)。这些年轻人本可以充当信息交流的渠道，并从遥远的地方带来新的思想。

交换网络和新娘服务为长途旅行提供了机会。考古学家 (例如Wadley, 1987; Mazel, 1989) 对使用哈若交换网络的想法提出了批评 (参见Mitchell, 2003, 2005:160—161)。并非所有卡拉哈里地区的桑人都使用这种做法 (Barnard, 2007: 75)，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推广这一理念存在问题。然而，有证据表明，在其他群体中也有类似功能的系统。例如，卡拉哈里中部的群体有一个长期借贷系统 (Kent, 1993: 496—497)：“共享是一种构建、维持和延续社会关系的机制” (Kent, 1993: 498)。即使哈若的确切机制在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并不相同，但有证据表明，史前时代物体移动的距离很远 (至少可达200公里) (例如Wendt, 1976: 39; Deacon, 1984: 171; Mitchell, 1996: 37; Ozman and Wadley, 1997: 393—394; Stewart et al., 2020)。思想很可能也在这些交流网络中传播。比塞尔 (Bieseles, 1993: 67—70) 讲述了长颈鹿药歌在卡拉哈里沙漠传播的故事。虽然有不同版本，但这首歌似乎出自一个人——贝赫之手 (Beh, 1992年去世)，而这首药歌的力量帮助它迅速从纳米比亚向东传播到博茨瓦纳 (Botswana)。甚至有证据表明，它向南传播了数百公里，传播给了其他讲克里克 (click) 语的人 (比塞尔, 1993: 69)。

民族志 (基纳汉, 2017) 和2000多年前的考古记录 (基纳汉, 2018) 中关于流动“萨满”的证据揭示了信息交流的另一个渠道。基纳汉 (Kinahan, 2017: 562) 总结了威斯纳未发表的，关于四名Ju'hoan“萨满”在卡拉哈里沙漠中活动的资料。这些仪式专家的活动范围在25到225公里之间，访问了相距100公里的10个或更多的营地，占地面积超过14000平方公里 (基纳汉, 2017: 562)。这种“萨满”活动的规模可能与参与交换网络族群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相似 (基纳汉, 2017: 564)。如果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么这也是对大面积岩画风格看似统一的另一种解释。这些“萨满”可能带来了新的想法，甚至可能与他们访问的不同族群一起绘画。

#### 5. 案例研究：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赛德伯格的比较研究

如果像我猜想的那样，学习绘画和学习进入出神状态的过程是相似的，那么这种民族志信息就为研究南部非洲狩猎采集者岩画的异同提供了基础。最初，“萨满”/图像制作者将成为一个小型实践社群的一部分。单一群体受到一位或多位长者以及在岩石表面已有绘画的影响。由于桑人社会的流动性和跨越遥远距离的互动性，关于画什么和如何画的不同观念会传播到比单一领地更为广阔的地区。考虑到这一点，我研究了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图像，并将它们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赛德伯格这两个地区的岩画进行了比较。尽管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基于案例研究中的图像，但这些结论更广泛地适用于次大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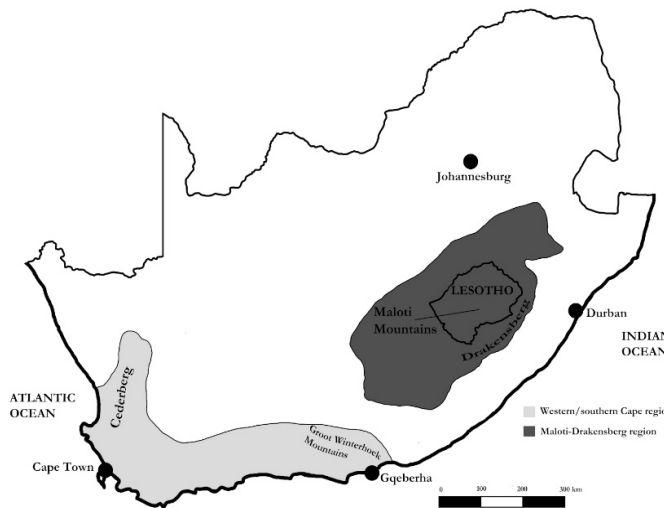


图3：基于之前研究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西/南开普地区的范围 (van Riet Lowe, 1952: 区域2和区域3; Willcox, 1984: 区域3和区域4)，这些地区似乎形成了两个在主题选择和描绘方式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岩画区

他地区狩猎采集者的绘画和石刻。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位于开普省南部褶皱带 (the Cape Fold Belt) 的东端，在格贝哈 (Gqeberha) 西北约40公里处 (图3)。直到最近 (Laue, 2017)，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该山脉几乎等距地坐落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开普省西部的赛德伯格这两个研究较好的地区之间 (图3)，但似乎与后者有更多的关系 (Laue, 2016, 2017)。

之前的研究表明，从赛德伯格以北沿南开普省海岸延伸的岩画形成了一个西部/南部开普省地区，而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发现的图像则被认为形成了第二个区域 (图3) (例如Burkitt, 1928; Van Riet Lowe, 1952; Rudner和Rudner, 1970; Willcox, 1984; 另见Laue, 2020)。早期对南部非洲岩画的分析是基于模糊的风格概念。整个开普省南部/西部地区

的岩画被描述为不如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如Burkitt, 1928) 更原始 (如Willcox, 1984) (图4)。在西/南开普地区，人们注意到了模糊的红色背景 (Burkitt, 1928) 和以明亮的单色为主导的图像 (Burkitt, 1928; van Riet Lowe, 1952; Rudner and Rudner, 1970; Willcox, 1984)。这些图像被认为更具风格 (Rudner和Rudner, 1970)，但对动作的描述却很差 (van Riet Lowe, 1952)。

相比之下，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图像中含有丰富的双色和多色。许多动物图像的颜色都较深，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有活力的行动”。少量的形式主义和手印缺失的情况也被提及 (Willcox, 1984: 203)。对这些早期的人员来说，岩画差异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风格等同于不同的民族 (见Laue, 2019: 5—17)。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的岩画位于之前被定义为西/南开普地区的东部边缘，属于“泛桑人的萨满教世界观”的范畴 (Laue, 2017)。虽然与精神出神有关的意象，如“鼻子流血”，手臂向后的姿势，“手放在鼻子上”的姿势和人兽组合 (Lewis—Williams, 1998: 87; Lewis—Williams and Pearce, 2004: 99—100) 是罕见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有许多其他的图像类别将该地区的图像牢牢地置于“萨满教”的范畴内 (Laue, 2017: 表5)。这些“舞蹈片段”图像的稀有性与在赛德伯格岩画中发现的一致 (Yates et al., 1985)。在该地区发现的对出神舞蹈和附体的描述被认为代表了舞蹈的一个侧面，伴随着“出神的隐喻”，如“飞行”，“水下”和“死亡”。岩面上的图像从岩石表面的裂缝和台阶中出来或消失，这与次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况一致。岩面被看作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面纱；因此，将岩石的自然特征融入到岩画中，为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萨满教”背景 (Lewis—Williams and Dowson., 1990)。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马罗提—德拉肯斯堡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绘画的方式。我所说的“绘画方式”是指图像是如何制作的，包括颜色，技术(单色，双色，多色)，图像是否颜色较深，以及图像的表现方式，例如人物是奔跑的还是站立的，以及羚羊是从侧面还是其他角度描绘的 (图5)？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单色图像比例更高：文尼科姆 (1976) 在德拉肯斯堡的研究中为89%比64%。这一比例与赛德伯格更为一致，威尔特希尔 (Wiltshire, 2011) 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岩画点数据库。威尔特希尔发现，在所分析的2426个岩画点中，所有岩画点都有单色画，只有不到13%的岩画点有双色画，甚至有更罕见的彩色画 (pers. comm., 2021; 另见Hollmann, 1993: 16)。如果将2014—2020年间在SAHRIS (南非遗产资源信息系统) 上记录的未发表的东赛



图4：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 (A—C)、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D—F) 和赛德伯格 (G—I) 的景观、庇护所和绘画岩面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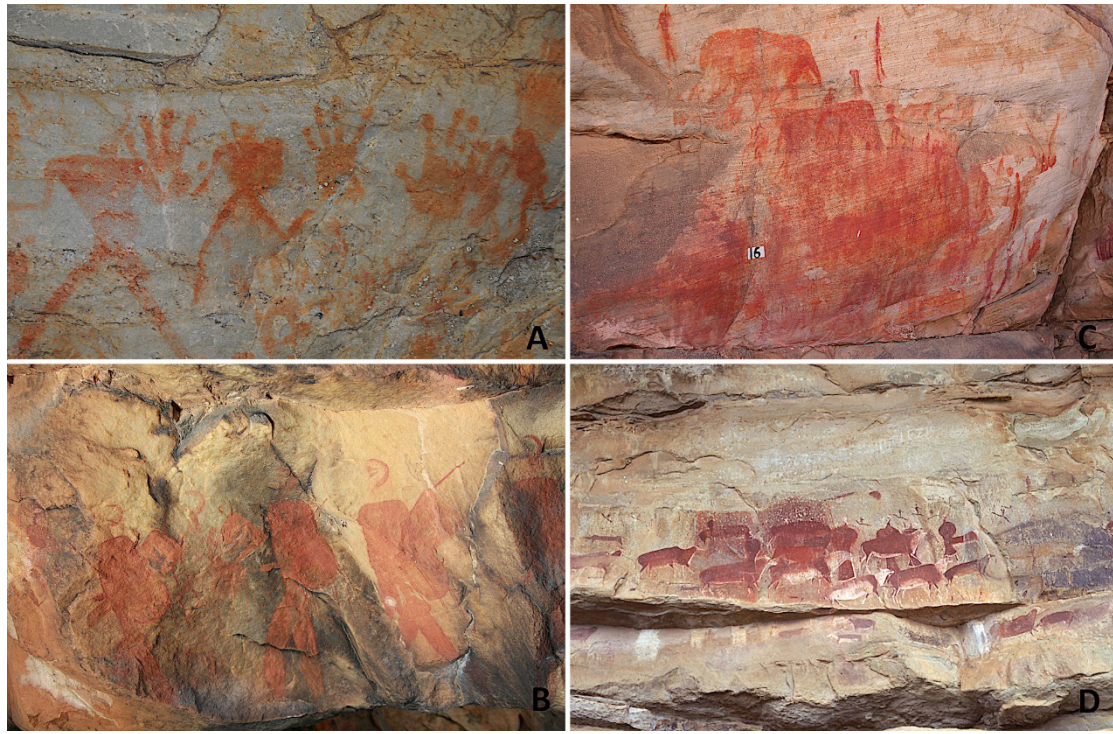


图5: A和B是来自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图像, C是赛德伯格的一个岩画点, 而D来自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地区。请注意, 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褐红色和颜色较深的多色图像相比,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的图像为亮红色, 并且绝大多数为单色图像。



图6: 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A) 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 (B) 出神舞蹈绘画的重绘。请注意描绘的方式截然不同产生差异的核心。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舞蹈场景”中 (图6B), 图像是单色的, 没有刻画细节, 而且很一致。而那些来自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图6A) 的作品则是多色的, 并且画得更细致。后一张图片展示了舞者“在沙地上制作的沟槽”, “治疗”在画面的中央进行, 以及“萨满”描述的出神过程中看到的“疾病之箭”。虽然我相信两位画家描绘出神舞蹈的意图是相似的, 但描绘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动物形象的侧面表现在狩猎者—采集者的细线岩画中最为常见。但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中也出现了正面、后方和俯视等其他视角 (例如 Pager, 1971: 330)。这3个地区的画作都是用细线技术绘制完成的, 也可能是用毛笔, 但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 手指点和手印更为常见 (Laue, 2017)。赛德伯格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地区的图像显示了更为受限的身体姿势和活动范围, 并被描述为更加的“风格化” (图6; Rudner和Rudner, 1970: 179)。而Rudners (1970) 用“风格化”一词来描述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的图像, 但这并没有触及到

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缺乏叠压关系。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可以看到多达七层叠压的图像 (Russell, 2000: 68), 而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地区的叠压图像却非常罕见, 很少能看到两层以上的图像。

我只强调了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周边地区的岩画与赛德伯格的岩画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 以及它们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岩画的差别。问题是, 民族志记录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 图像类型的一些相似性可以归因于广泛的泛桑人认知系统, 但其他图像无论是在绘制内容上还是在绘制方式上都如此具体, 以至于需要假定在广泛的地区之间进行了信息交流 (例如Laue, 2021)。

6. 讨论

在南部非洲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看到庇护所墙壁上的绘画图像，甚至可能看到图像制作过程。这意味着，即使在一个人学会绘画之前，他们对图像的“外观”就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一旦开始学习或成为学徒，“新手萨满”将成为特定实践社群画师的一部分。这时，关于图像应该如何制作，以及应该绘制何种主题的想法将得到加强。然而，如果这是唯一的影响，人们的预期是，仅仅在过去的各族群领地内部会发现许多类似的绘画。但这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整个西/南开普省，包括赛德伯格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都发现了非常相似的主题，它们以相似的方式绘制。许多图案非常相似，但是独立构思的可能性极低 (例如Laue, 2021)。为了理解这些相似之处，我将注意力转向了有关领地和人口流动的民族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桑人没有严格的领地概念，相反，边界是不稳定的，群体之间有很多流动。当一个画家迁入一个新的族群时，他们会带来关于如何绘画以及绘制何种主题的观念。这将导致实践社群的重叠，这些实践社群将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从而导致更大区域的相似性。

基于民族志信息，图7提供了图像制作者将收到的各种外部输入，以及这些输入将如何影响他们制作图像的“外观”。广泛地域内的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可以解释这些相似之处，这使所有较小的实践社群形成了一个横跨南开普省，北至塞德伯格的更大的实践社群。最初的学习可能仅限于“萨满们”，或者是族群中的一个“萨满”。然而，图像制作者绘制的内容将直接受到他们正在创作的避难所中的绘画以及他们在其他地区看到的图像的影响。当“学徒萨满”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学习如何跳舞时，他们可能也学会了绘画或看到人们在绘画。交流网络、参观和新娘服务也意味着人们将会迁徙并参与到遥远营地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交换信息以及图像制作的方法。民族志的证据表明，远距离的相似性不仅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应该是常态。

虽然民族志资料解释了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的图像之间的相似性，但它们在解释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山脉中的明显差异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关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之间的信息交流的证据有限，其中有一幅描绘颜色较深的多色麋鹿作品，另一幅描绘了一条“细红线”，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图像只出现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地区 (Laue, 2016: 269-270)。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区域之间的信息交流较少？

画家将受到自然 (地质、气候、原材料、动物群、风化) 和文化 (动机、学习、社会期望、已绘制的图像) 的限制 (Laue, 2019: Ch. 8)。信仰和绘画意义的相似性意味着这3个地区的绘画动机可能相似，但缺乏信息交流意味着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图像制作者所看到的岩画、他们学习绘画的方式以及绘制的具体图案是不同的。这些主题和绘画方式的差异性都指向了不同的实践社群，几乎没有重叠。为了解释信息交流的匮乏，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民族志的数据。

可能的解释是时间/或生态上的差异。对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岩画的

年代测定表明，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3000年 (Bonneau et al., 2017)，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Lewis—Williams, 1986)。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尚未进行测年，但接触性图像的缺失可能表明，其年代更为古老，并在主题的选择上显示出差异性。纳罕 (Nhamo, 2012) 提出，环境差异是导致津巴布韦 (Zimbabwe) 地区差异的一个因素，这很可能是本案例研究中的一个因素。开普省西部/南部地区的主要生物群落是覆盖在开普省褶皱山脉上的凡波斯生物群落 (Fynbos Biome)，而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生物群落则在发现于更冷的、海拔更高的草原生物群落中 (Rutherford et al., 2006: 32)。开发一个拥有不同动植物资源的地区可能需要不同的狩猎和采集策略，从而阻碍了迁徙。

虽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解释所见的广泛差异，但民族志资料表明，相似性和差异性不能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来解释，这种方法将差异归结为语言差异或种族差异等简单化的解释。变化可能不能归因于边界的确定或领地的划分，而是可以用信息交流或缺乏信息来解释，从而导致实践社群在实践和空间上的离散或重叠。这里得到的结果对空间和时间的变化都很关键。我们不能指望找到一个与民族志材料的具体对应关系，而是期望找到一个模型来理解图像和图像制作中的相似性，并识别可能导致差异的因素。在比较广泛分离的图像时，距离也可能是限制信息交流的一个因素。然而，我相信，上述基于民族志资料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的狩猎采集岩画的变化。

7. 结论

先前被岩画研究者所忽视的与学习、领地行为和交换网络有关的桑人民族志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图像意义之外的诸多方面。在不同语言的桑人族群的基础上，一个共同的结构解释了这些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Barnard, 1992: 29, 301—302)。在南部非洲，赞比西河 (Zambezi) 以南的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具有广泛的相似性 (Lombard et al., 2012)。而在次大陆的岩画中也类似的情况。人们可能在当地的环境中，以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做事方式”来借鉴汲取共同的理念 (见于Cummings, 2007: 507-508)。

民族志资料指出了图像制作时的文化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桑人是如何看待边界和领地的。我们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和过去一样，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民族志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理解图像中的异同。主题和描绘方式的主要差异指向了时间或空间上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交换不能自由地进行。岩画艺术的差异并不一定指向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或语言差异。相反，它们可能指向了几乎没有重叠的不同的实践社群。

致谢

这篇论文是基于我在博士期间进行的研究，部分研究得到了国家研究基金会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的支持。本文的早期版本于2018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意大利凡尔卡莫尼卡 (Valcamonica) 的达尔福博阿廖泰尔梅镇 (Darfo Boario Terme) 举行的第20届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年会上展示。我要感谢杰夫·布兰德尔 (Geoff Blundell)、大卫·皮尔斯 (David Pearce)、卡罗琳·索普 (Carolyn Thorp) 和加文·怀特洛 (Gavin Whitelaw)，对这篇论文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也感谢4位匿名的RAR审稿人，他们的意见也为本文增色不少。我要感谢以下图片来源：图4D (JHH 01 1352H) 经南非Hone收藏所授权转载，网址：www.sarada.co.za；图4E (RSA MEL7 22)，5D (RARI RSA GAM1 104) 和6A (RARI RSA LNR1 1R) 经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岩画艺术研究所许可转载，网址：www.sarada.co.za；图4F (RARI LEE RSA BUT1 5) 经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岩画艺术研究所李氏收藏所授权转载，网址：www.sarada.co.za；和图4H-I (UCT RSA MNJ2 8D, UCT RSA TAA10 3, UCT RSA NAT2 7D) 和5C (UCT RSA MNJ4 94D) 经南非开普敦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Cape Town) 许可转载，网址：www.sarada.co.za。而其他所有图像和人物像都是我自己的。

吉尔拉恩·劳厄博士

夸祖鲁—纳塔尔博物馆 (KwaZulu-Natal Museum)

Jabu Ndlovu街237号

彼得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

夸祖鲁—纳塔尔省

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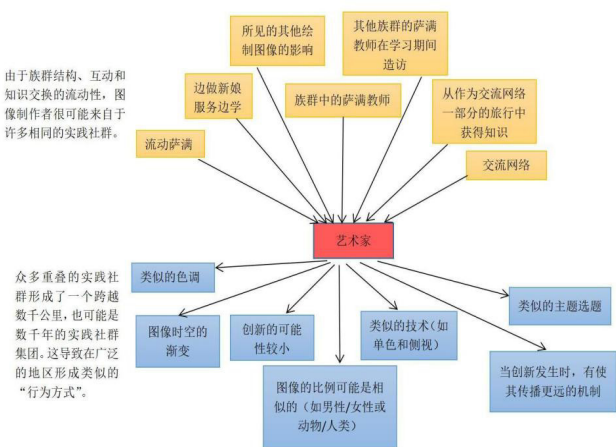


图7: 从民族志资料中收集到的对图像制作者的众多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最终产生的图像。尽管在此讨论的是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赛德伯格和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岩画艺术，但这幅图可以被看作是解释次大陆其他地区的岩画艺术，具有广泛相似性的一般模型

电子邮箱: [glau@nmsa.org.za](mailto:glau@nmsa.org.za)

网址: [www.nmsa.org.za](http://www.nmsa.org.za)

邮件: P. Bag 9070, 彼得马里茨堡, 3200, 南非

以及

荣誉研究员

岩画艺术研究所

地理、考古与环境研究院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南非

## 注释

1.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在民族志中描述的桑人狩猎采集者的祖先创造了南非的细线岩画。但它们并不是石器时代的遗物。而且术语“桑人”在时间上存在问题 (见Gordon, 1984; Pargeter et al., 2016)。在本文中, 我在讨论民族学时使用“桑人”一词, 在讨论岩画时使用“狩猎者—采集者”一词。
2. 使用“艺术”一词来描述非西方的图像制作, 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 (例如Lewis—Williams, 2002: xv; Nettleton, 2007: Ch. 1)。因此, 我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个词, 而用“图像”和“图像制造者”来代替 (见Lewis—Williams 2019: 2)。
3. 由于大多数民族志资料都是20世纪的, 而且本节中所讨论的许多做法在今天仍然发生, 所以我主要使用现在时态。
4. 一些民族学家用康族 (!Kung) 或 Ju!'hoansi 来表示生活在博茨瓦纳北部、纳米比亚东北部和安哥拉西南部的桑人族群, 但是我使用 Ju!'hoan。康族是!Xu(u)n的一个过时的拼法。它是一个更广泛的术语, 用于大方言集中的各种人, 语言学家将其称为Ju或!Xu (u)n。除非特别说明, 这些民族志描述的是讲Ju语的桑人, 他们用 Ju!'hoan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意思是“真正的人/人” (Güldemann, perscomm., March 2020; see also Güldemann, 2014)。
5. 仪式专家被称为n|um “kausi (Ju!'hoan, 北部) 和!gi:ten (Xam, 南部)。n|um “kausi一词可直译为'n|um的主人, 或所有者’, 在英语中翻译为超自然的能量, 一旦激活, 就会导致出神 (Katz, 1982)。!gi:xa (复数!gi:ten) 被译为“巫师” (Bleek, 1956: 358), 但根词!gi:可以翻译为“魔力”或“效力”, 而—xa则翻译为“充满” (Hollmann, 2004: 199)。因此, 这些术语被翻译为“超自然能量的拥有者”或“充满魔力”, 但在文献中, 萨满一词被广泛用于这两种人。
6. 虽然下面的民族志描述集中在男性学习进入精神出神状态上, 但是卡茨指出 (1976年, 尾注4: 401) “对男人和女人来说, !kia[出神]的教育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
7. 译者注: Hxaro是一种正式的送礼习俗, 在卡拉哈里北部的一些布什曼人或桑族人部落中发现。

## 参考文献

- Barnard, A. 1988. Kinship, language and production: a conjectural history of Khoisan social structure. *Africa* 58: 29–50.
- Barnard, A. 1992. *Hunters and herders of southern Africa: a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of the Khoisan peop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Barnard, A. 2007. *Anthropology and the Bushman*. Berg Publishers, Oxford.
- Bieseles, M. 1978. Sapience and scarce resources: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Kung and other forager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7: 921–947.

- Bieseles, M. 1993. *Women like meat: the folklore and foraging ideology of the Kalahari Ju!'ho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Bleek, D. F. (ed.) 1956. *Bushman dictionar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41, New Haven, CT.
- Bleek, W. H. I. and L. C. Lloyd 1911. *Specimens of Bushman folklore*. George Allen and Company, London.
- Bonneau, A., F. Brock, T. Higham, D. G. Pearce and A. M. Pollard 2011. An improved pretreatment protocol for radiocarbon dating black pigment in San rock art. *Radiocarbon* 53(3): 419–428.
- Bonneau, A., D. Pearce, P. Mitchell, R. Staff, C. Arthur, L. Mullen, F. Brock and T. Higham 2017. The earliest directly dated rock paintings from southern Africa: new AMS radiocarbon dates. *Antiquity* 91: 322–333.
- Bonneau, A., R. A. Staff, T. Higham, F. Brock, D. G. Pearce and P. J. Mitchell 2016. Successfully dating rock art in southern Africa using improved sampling methods and new characterisation and pretreatment protocols. *Radiocarbon* <https://doi.org/10.1017/RDC.2016.69>.
- Burkitt, M. 1928. *South Africa's past in stone and pai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卡西丹, E. 1983. Territoriality among human foragers: ecological models and an application to four Bushman Groups. *Current Anthropology* 24: 47–55.
- Challis, S. 2012. Creolisation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ontiers of southern Africa: a case study of the AmaTola 'Bushman' in the Maloti—Drakensberg.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Rethinking South Africa's Past, Essays o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38(2): 265–280.
- Campbell, A., J. Denbow and E. Wilmsen 1994. Paintings like engravings: rock art at Tsodilo. *Contested images: diversity in southern African rock art research*, pp. 131–158.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 Cummings, V. 2007. From midden to megalith? The Mes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Britain. In A. Whittle and V. Cummings (eds), *Going over the Mes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in NW Europe*, pp. 493–510. British Academy, London.
- Deacon, J. 1984. *The Later Stone Age of southernmost Africa*.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213, Oxford.
- Deacon, J. 1986. 'My place is the Bitterpits': the home territory of Bleek and Lloyd's!XAM San informants. *African Studies* 45(2): 135–155.
- Deacon, J. 1996. Archaeology of the Flat and Grass Bushmen. In J. Deacon and T. A. Dowson (eds), *Voices from the past: !Xam Bushmen and the Bleek and Lloyd collection*, pp. 271–286.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 Digital Bleek and Lloyd n.d. Centre for Curating the Archive, Michaelis School of Fine Art,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http://lloydbleekcollection.cs.uct.ac.za>, site accessed 2019–2021.
- Dowson, T. A. 1988. Revelations of religious reality: the individual in San rock art. *World Archaeology* 20(1): 116–128.
- Draper, P. 1976.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on child life among the !Kung. In R. B. Lee and I. DeVore (eds), *Kalahari hunter—gatherers: studies of the !Kung San and their neighbors*, pp. 218–2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Gordon, R. J. 1984. The! Kung in the Kalahari exchange: an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 Schire (ed.), *Past and present in hunter—gatherer studies*, pp. 195–224.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Gunther, M. G. 1979. Bushman religion and the (non)sense of

-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Sociologus* 29: 102–132.
- Guenther, M. G. 1999. Tricksters and trancers: Bushma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Guenther, M. G. 2006. Nǀǃe ('talking'): the oral and rhetorical base of San cultur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3(3): 241–261.
- Güldemann, T. 2014. 'Khois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oday. In T. Güldemann and A.—M. Fehn (eds), *Beyond 'Khoisan': historical relations in the Kalahari Basin*, pp. 1–41.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330,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Hampson, J. 2015. Rock art and regional ident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ft Coast Press, Walnut Creek.
- Hampson, J., W. Challis, G. Blundell and C. De Rosner 2002. The rock art of Bongani Mountain Lodge and its environs, Mpumalanga Province, South Africa: an introduction to problems of southern African rock—art regions.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57: 15–30.
- Hewitt, R. 2008. Structure, meaning and ritual 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southern San. Wits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 Hollmann, J. C. 1993.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Koebee rock paintings, We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48: 16–25.
- Hollmann, J. C. (ed.) 2004. Customs and beliefs of the !Xam Bushmen. Wits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 Hollmann, J. C. 2005. 'Swift—people': therianthropes and bird symbolism in hunter—gatherer rock paintings, Western and Eastern Cape provinces,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Goodwin Series* 9: 21–33.
- How, M. W. 1962. *The Mountain Bushmen of Basutoland*. Van Schaik, Cape Town.
- Katz, R. 1976. Education for transcendence: !kia—healing with the Kalahari !Kung. In R. B. Lee and I. DeVore (eds), *Kalahari hunter—gatherers: studies of the !Kung San and their neighbors*, pp. 218–2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atz, R. 1982. *Boiling Energy: Community Healing Among the Kalahari K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ent, S. 1993. Sharing in an egalitarian Kalahari community. *Man* 28: 479–514.
- Kinahan, J. 2017. The solitary shaman: itinerant healers and ritual seclusion in the Namib Desert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AD.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7(3): 553–569.
- Kinahan, J. 2018. A ritual assemblage from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in the Namib Deser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rchaeology and rock art of shamanic performance. *Azania* 53(1): 40–62.
- Koestler—Grack, R. A. 2005. *Leonardo Da Vinci: artist, inventor, and Renaissance ma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Philadelphia.
- Laue, G. B. 1999. The rock art of the Uniondale District: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ity in Southern African rock art. BSc honours project,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 Laue, G. B. 2016. Towards concepts of territoriality in southern African pre—colonial rock art: new insights from the Eastern Cape, South Africa. In E. Honoré and M. Gutierrez (eds), *L'art rupestre d'Afrique, Actualité de la recherch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Paris, 15 au 17*, pp. 263–74. Editions l'Harmattan, Nanterre.
- Laue, G. B. 2017. McAll's Cave: characterising the rock art of the Groot Winterhoek Mountains,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Humanities* 30: 145–183
- Laue, G. B. 2019. Exploring regionality in the rock art of the Groot Winterhoek Mountains,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 Laue, G. B. 2020. Rock art in southern Africa, regional difference. In C. Smith (ed.)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Springer; doi:10.1007/978—3—030—30018—0\_3438.
- Laue, G. 2021. Birds and blurred boundarie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s in San rock art. In J. M. Gjerde and M. S. Arntzen (eds), *Perspectives on differences in rock art*, pp. 266–283. Equinox Publishing, Sheffield.
- Lave, J. and E. Wenger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Lee, R. B. 1965. *Subsistence Ecology of !Kung Bushmen*. Unpubl.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ee, R. B. 1968. The sociology of the !Kung Bushman trance performances. In R. Prince (ed.), *Trance and possession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R. M. Bucke memorial society, 4–6 March 1966*, pp. 35–54.
- Lee, R. B. 1972. !Kung spatial organisation: 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uman Ecology* 1(2): 125–147.
- Lee, R. B. 1979. *The !Kung San: men, women and work in a foraging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Lewis—Williams, J. D. 1981. *Believing and seeing*. Academic Press, London.
- Lewis—Williams, J. D. 1984. Ideological continuities in prehistoric southern Africa: the evidence of rock art. In C. Schrire (ed.), *Past and present in hunter—gatherer studies*, pp. 225–252.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Lewis—Williams, J. D. 1986. The last testament of the southern San. *Th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41: 10–11.
- Lewis—Williams, J. D. 1988. Prepa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some remarks on the role of metaphors in San shamanism. In E. R. Sienaert and A. N. Bell (eds), *Catching winged words: oral tradition and education*, pp. 134–145. Natal University Oral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Durban.
- Lewis—Williams, J. D. 1992. Ethnographic evidence relating to 'trance' and 'shamans' among northern and southern Bushmen.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47: 56–60.
- Lewis—Williams, J. D. 1994. Rock art and ritual: southern Africa and beyond. *Complutum* 5: 277–289.
- Lewis—Williams, J. D. 1995. Modelling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rock art.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50: 143–154.
- Lewis—Williams, J. D. 1998. Quanto?: The issue of 'many meanings' in southern African San rock art research. *Th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53: 86–97.
- Lewis—Williams, J. D. 2002. *A cosmos in stone: interpreting religion and society through rock art*. Altamira Press, Walnut Creek, CA.
- Lewis—Williams, J. D. 2015. *Myth and meaning: San—Bushman folklore in global context*. Left Coast Press, Walnut Creek, CA.
- Lewis—Williams, J. D. 2018.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ern African San myths: a study in meaning. *Africa* 88: 138–159.
- Lewis—Williams, J. D. 2019. *Image—makers: the social context of a hunter—gatherer ritu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Lewis—Williams, J. D. and M. Biesele 1978. Eland hunting rituals among

- northern and southern San groups: striking similarities. *Africa* 48: 117–134.
- Lewis—Williams, J. D. and T. A. Dowson 1990. Through the veil: San rock paintings and the rock fac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45: 5–16.
- Lewis—Williams, J. D. and J. H. N. Loubser 1986. Deceptive appearances: a critique of southern African rock art studies. In F. Wendorf and A. E. Close (eds),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5, pp. 253–289.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Lewis—Williams, J. D. and D. G. Pearce 2004. San spirituality: roots, expressio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Altamira Press, Walnut Creek, CA.
- Lombard, M., L. Wadley, J. Deacon, S. Wurz, I. Parsons, M. Mohapi, J. Swart and P. Mitchell 2012. South African and Lesotho Stone Age sequence updated.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67: 123–144.
- Marshall, L. 1959. Marriage among !Kung Bushmen. *Africa* 29: 335–365.
- Marshall, L. 1969. The medicine dance of the !Kung Bushmen. *Africa* 32: 221–252.
- Marshall, L. 1999. *Nyae Nyae !Kung: beliefs and ri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Mazel, A. D. 1989. People making history: the last ten thousand years of hunter—gatherer communities in the Thukela Basin. *Natal Museum Journal of Humanities* 1: 1–168.
- McCall, D. F. 1970. Wolf courts girl: the equivalence of hunting and mating in Bushman though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frica Series 7, Ohio University.
- Mguni, S. 2015. *Termites of the Gods: San Cosmology in southern African rock art*. Wits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 Mitchell, P. J. 1996. Prehistoric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southeastern southern Africa: marine shells and ostrich eggshell.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3: 35–76.
- Mitchell, P. 2003. Anyone for hxaro? Thought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change in southern African Later Stone Age archaeology. *Ox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aeology Monograph* 57: 35–43.
- Mitchell, P. 2005. Why hunter—gatherer archaeology matters: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southern African Later Stone Age research. *Th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60: 64–71.
- Ndlovu, N. 201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ock art in southern Africa: animals and cosmological model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 Nettleton, A. 2007. *African dream machines: style, identity and meaning of African headrests*. Wits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 Nhamo, A. 2012. Characterising hunter—gatherer rock art: an analysis of spatial variation of motifs in the prehistoric rock art of Zimbabw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 Ouzman, S. and L. Wadley 1997. A history in paint and stone from Rose Cottage Cave, South Africa. *Antiquity* 71(272): 386–404.
- Pager, H. 1971. *Ndedema*.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Graz.
- Pargeter, J., A. MacKay, P. Mitchell, J. Shea and B. A. Stewart 2016. Primordialism and the ‘Pleistocene San’ of southern Africa. *Antiquity* 90(352): 1072–1079.
- Rudner, I. 1982. Khoisan pigments and pai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rock paintings. *Annals of the South African Museum* 87: 1–280.
- Rudner, J. and I. Rudner 1970. *The hunter and his art*. StuiK, Cape Town.
- Rutherford, M. C., L. Mucina and L. W. Powrie 2006. Biomes and bioregions of southern Africa. In L. Mucina and M. C. Rutherford (eds), *The vegetation of South Africa, Lesotho and Swaziland*, pp. 53–219. South African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 Pretoria.
- Russell, T. 2000.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arris matrix to San rock art at Main Caves North,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55: 60–70.
- Sampson, C. G. 1988. *Stylistic boundaries among mobile hunter—forager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 Schapera, I. 1930. *The Khoisan peoples of South Africa*. Routledge, London.
- Sealy, J. 2006. Diet, mobility, and settlement pattern among Holocene hunter—gatherers in southernmost Af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47: 569–595.
- Sealy, J. and S. Pfeiffer 2000. Diet, body size, and landscape use among Holocene people in the Southern Cape, South Af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41: 642–655.
- Silberbauer, G. B. 1965. *Bushman survey: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of Bechuanaland*. Bechuanaland Government Printer, Gaborone [Gaborone].
- Solomon, A., 2011. Writing San histories: the !Xam and ‘shaman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7(1): 99–117.
- Stewart, B. A., Y. Zhao, P. J. Mitchell, G. Dewar, J. D. Gleason and J. D. Blum 2020. Ostrich eggshell bead strontium isotopes reveal persistent macroscale social networking across late Quaternary southern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10.1073/pnas.1921037117.
- Stow, G. W. 1905. *The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 Swan Sonnenschein, London.
- Thorp, C. 2015. Rain’s things and girls’ rain: marriage, potency and frog symbolism in !Xam and Ju!’hoan ethnography. *Southern African Humanities* 27: 165–190.
- Van Riet Lowe, C. 1952. *The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rock engravings and paintings in South Africa*. Archaeological Series VII, pp. 1–59. Government Printer, Pretoria.
- Vinnicombe, P. 1976. *People of the eland*. Natal University Press, Pietermaritzburg.
- Wadley, L. 1987. *Later Stone Age hunters and gatherers of the southern Transvaal*.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380, Oxford.
- Wendt, W. E. 1976. ‘Art mobilier’ from the Apollo 11 Cave, South West Africa: Africa’s oldest dated works of art. *Th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31: 5–11.
- Wenger, E.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Wiessner, P. 1977. Hxaro: a regional system of reciprocity for reducing risk among the !Kung San. Unpubl.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Wiessner, P. 1986. !Kung San networks in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In M. Biesele, R. Gordon and R. Lee (ed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Kung ethnography: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symbolic perspectives*. Essays in honour of Lorna Marshall, pp. 103–136. Helmut Buske Verlag, Hamburg.
- Wiessner, P. 2002. Hunting, healing, and hxaro exchang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n! Kung (Ju!hoansi) large—game hunting.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3: 407–436.

Willcox, A. R. 1984. *The rock art of Africa*. Macmillan, Johannesburg.

Wiltshire, N. 2011. *Spatial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Western Cape using and integrated digital archive*. Unpubl.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Yates, R., J. Golson and M. Hall 1985. The rock art of Boontjieskloof and Sevilla.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40: 70–80.

Yellen, J. and H. Harpending 1972. Hunter—gatherer popula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inference. *World Archaeology* 4: 244–253.

